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四十七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彭公案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第七十回 彭钦差私访北新庄 刘德太调兵剿贼人

诗曰：

浮世吹杨柳，春回仍又新。

旋添青草冢，更有白头人。

岁暮客将老，云晴山欲春。

行行车与马，不尽洛阳新。

话说彭公轿至保安，有二府同知法福理前来迎接大人，请了安说：“请大人至公馆歇马。”彭公一摆手，他即起去，往前头带路。彭公轿至保安不远，忽听那边有人喊：“冤枉哪！”彭公听说：“把告状之人带至公馆发落，不准难为他。”家人过去说：“你莫嚷了，跟着走罢，大人吩咐到公馆之内发落。”告状人跟在轿后。彭公方一进街，听前面放了三声炮。路北里是公馆。到了大门，大人下轿，进了公馆，净面吃茶。那本处文武官员参谒大人。彭公皆见过，问了些地土民情之事。众人下去，叫家人摆上酒筵。高源、刘芳二人齐来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你二人下去用饭，少时带上告状的人来，我要细细审问于他。”高通海方要下





去，大人问：“徐胜哪里去了？”刘芳说：“在半路遇见偷他的马的人，他赶下去了，说随后就来。”

彭公他用完了饭，说：“叫保安的三班人役伺候。”不多时，法福理带着三班人役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吩咐：“带上喊冤的人来！”下边当差人带上一人，跪于堂前。彭公说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那人抬头。彭公历任有司多年，无论甚么样人，一上堂，他先一看面貌，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他一见带上这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面皮微白，四方脸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身穿蓝布大褂，内衬白布裤褂，蓝布套裤，青布双脸鞋，五官端方，面带慈善之相。彭公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多大年岁？有何冤屈之事？细说明白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我姓刘名凤岐，作粮行生理，今年二十六岁。我在昌平州城内，住家在保安东关外。家有老母，五十九岁。小人妻子周氏，与我同岁。因四月初二日，我母亲会收生，被北新庄皇粮庄头花德雨的管家花珍珠请去收生洗小孩，一夜未归。次日，花珍珠送我母亲回家，见街门大开，我妻周氏咽喉带钢剪一把，正是刺伤身死。我母喊叫邻右人等，知会地面官人等，报官相验。又给我送信，叫我回家。到当官老爷叫我把死尸葬埋，并不见拿获凶手。小人连到衙门催了几次，这里同知老爷不在意。小人念结发之情，被人所害。我听人说大人秦镜高悬，小人斗胆冒犯虎威，求大人恩施格外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可有呈状？”刘凤



岐说：“有呈状，请大人过目。”说着，呈上一纸呈状，上写：

具呈人刘凤岐，年二十六岁，系保安镇人。呈为无故被杀，含冤难明事。民远在昌平州粮行生理，家有母亲与妻周氏度日。民母会收洗小儿，于四月初二日被北新庄皇粮庄头花得雨的家人花珍珠接去收生，留民妻看家。民母住在花家一夜，花珍珠之妻并未生产，说未到日期。次日，花宅送我母归家。至家，见街门大开，下车入内，瞧民妻周氏被钢剪刺伤咽喉身死。民母喊冤，禀官相验。民得归家，一见惨不忍看。禀官催获凶犯，至今未获。民念结发之情，无故被杀。因此斗胆冒犯虎威，惟求叩恳大人秦镜高悬，拿获凶犯，与小人办此冤曲。伏乞洞鉴！

彭公看罢，说：“你下去，明日来此听审。”叫法福理明日传花珍珠到案听审，法福理答应下去。大人安歇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净面吃茶。早饭后，法福理带花珍珠来见大人。彭公问：“刘凤岐来了未有？”家人答应说：“来了多时。”彭公说：“带上来。”彭升等出去，不多时带刘凤岐上来，跪于堂下。彭公瞧那花珍珠，年在二十以外，俊品人物，白净面皮，身穿细毛蓝布褂，白袜青云鞋。彭公





问：“你叫花珍珠？”下面答应：“是。”彭公说：“刘凤岐之妻无故被杀，你可知情？”花珍珠说：“奴才不知。”彭公一拍惊堂木，说：“是你这厮作何诡计？与何人合谋勾串？据实说来，少有虚词，我定严刑重处于你！说了实话，与你无事，我还要恩典你。”花珍珠跪扒了半步说：“大人，奴才我本是给人家当奴才的，家中妻子孙氏怀中有孕，就是这几天生养。我请刘妈妈收生，一夜我并未离开他。他家儿妇被杀，小人如何知情？倘老爷不信，问刘凤岐的母亲便知。”彭公说：“叫刘凤岐母亲来。”下边答应下去。不多时，带刘妈上来，跪在下面。说：“你被花珍珠请去，是给谁收生？”刘妈妈说：“是给花珍珠的妻孙氏。我到那里，一夜未睡，花珍珠也伺候着闹上一夜，并未生养。次日一早，送我回家，就瞧见我儿媳妇被杀。这是一往实情，求老爷作主，替我们拿获凶手，报仇雪恨就是。”彭公听罢，这段事无处追问，吩咐全带下去，叫刘凤岐明日听审就是了，花珍珠释放无事。

彭公自己为难，这事不知应该如何办理，自己也暂不能走，托言有病。他思想这事，不觉扶桌睡着。迷迷糊糊似睡非睡，忽见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非今时打扮，头戴万字逍遥巾，身穿土色逍遥氅，腰系丝绦，足下白袜云鞋，面如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一部白胡须。见了彭公，点了点头，站在西边。外面又进来一位古时官员打扮，头戴乌纱帽，



身穿红蟒袍，腰系玉带，足登官靴，四方脸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三绺黑胡须飘洒胸前。与先前进来那老人，冲定大人说：“星君不必为难。要问刘凤岐的妻被何人杀死，我二人已把鬼魂带到，请星君一问便知。”彭公问：“你二位是哪里来的？”那带乌纱帽的说：“吾乃本处城隍司。”那老人说：“吾乃本处土谷神。”彭公说：“可将女鬼带上来。”那城隍、土地用手往外一指，忽然竹帘一起，进来一个女鬼，面皮微白，白中透青，脖项插着一把钢剪，身穿蓝衫青裙，跪于大人面前，说：“冤魂冤枉！”彭公说：“你被何人所害？只管实说，我给你报仇雪恨就是了。”那女鬼说：“大人要问害我的，现在外面，大人一看便知。”彭公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

站起来，跟至外面，瞧那女鬼不知哪里去了。忽然一阵怪风，大人紧闭二目，即刻风定尘息。再定睛一看，见来到一个花园之内，并不是公馆，见东西栽种树木，正北有望月楼三间，楼前有一池子牡丹花，虽然是绿叶，无奈枯焦要死。大人说：“可惜这一池牡丹花要干死，天降点雨才好。”想着，忽然一阵阴云，下了一阵大雨，把那牡丹花全都湿透，立刻开放几朵鲜花。彭公看着那花说：“天时人事两合，这花等雨，我起了一点念头求雨，这天就真正降下雨来。”正想着，忽然间那花朵上起一缕青烟，直扑彭公面来。彭公一急，醒来却是一梦，天交正午。





彭公说：“怪哉！怪哉！这梦中之事，真正奇怪。”叫家人要了一碗茶吃，又想：“这刘凤岐的妻被害，是花珍珠接他母亲收生，缘有这段公案。我想此事必须我亲身私访私访花得雨是何如人也？这案事与我梦中的事相对，我想也许是花得雨所为，亦未可定。”想罢，唤彭升去把高源、刘芳二人叫进来。彭升立刻到了外面南房，说：“高、刘二位老爷，大人叫请你二位。”刘芳听见说：“是，听见了。”立刻同高源来至上房，给大人请安，问：“大人叫我等何事？”彭公说：“我方才心中闷闷不乐，偶得一梦，你二人给我圆圆梦。”大人就把梦景之事细说一遍。高源说：“大人梦花要死，忽然得雨，这三字凑成一块，不是花得雨吗？”彭公说：“我也知道这花得雨他乃是裕王府皇粮庄头，他也不敢胡为，不免我亲身去采访采访。刘芳你跟我去，叫高源看公馆。”

大人立刻换了便衣，扮作相面之人，刘芳暗中跟随。出离公馆，顺路往西，走去四五里路，到了北新庄。瞧那庄外，树木成林，村内是东西街道。进了村口，往西走有半箭之遥，见前面路北有大门一座，门前上马石两块，东西有龙爪槐树八棵，长的茂盛。彭公立候，打了两下竹板，打算：“我看人群之中或柳荫树下，必有人闲坐闲谈的人，他好在一处，因话提话，可以套听些事。”这是彭公本意。到了这村庄之内，并无一人。他走了几步，只见两边大柳



树下，有二位下棋的老人。彭公走至跟前，说：“二位请了。”那老人说：“请了。”彭公说：“此庄何名？”老人说：“这庄名北新庄，因为我们这庄内姓花的多，又住的一位皇粮庄头花大爷，就在那东边住。”彭公说：“我听人说，他请瞧风水的先生，可是真吗？”那老人说：“你哪知道，就是此人的脾气太大，你要进去，须要小心点就是。”彭公说：“请了。”立时站起，往回走了几步，见那刘芳在路南小酒馆内坐下吃酒呢。

彭公打了几下竹板，只见从大门里边出来一个书童，说：“算卦的先生，我们大爷请你给他看流年。看好了，必然要给你几两银子呢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家庄主姓甚么？”那书童儿说：“姓花，你跟我来罢。”彭公原想要在他这村庄内茶馆、酒铺与人闲谈，打听花得雨素日为人何如？他倘若是不法，我就回去再派人来办他。不想今日他家要请我进去，我就见机而作，见面与他谈话，好探听花得雨之所为，他善恶可明。想罢，自己跟那童子进去。一瞧大门内是东西厢房的门房，正北二道垂虎门，进了二道垂虎门是正房，明着三间，暗着五间，东西都是配房三间。由东天井往东穿过去，别有院落。

书童带彭公进了上房，见东边太师椅子上坐着一人，大约是花得雨，年有三旬以外，面皮微青，凶眉恶眼，身穿串绸长衫，蓝绸中衣，白袜云鞋，手托银水烟袋。一见





彭公进来，他连忙站起，倒很谦恭。他说：“先生贵姓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姓十名豆三，号叫双月。”花得雨听罢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这是何苦啊！我早就知道尊驾你是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。你来私访，我与你也无仇恨，何必前来送死？我也不是怕事的人，你一来我这里，有人就瞧见你了。”那彭公一语未发，面皮发红。只见花得雨忙把镇宅的宝剑摘将下来，一伸手抓住彭公的衣襟，他说：“你今是自来送死！”照定他就是一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一回 想奇謀義仆救主 聞凶信夜探賊巢

詩曰：

月華風采坐來收，野色江聲暗結愁。

半夜燈前十年事，一時隨雨到心頭。

話說花得雨先在那書房閑坐，聽他家人花珍珠進來說：“彭公來私訪，現在莊門外。我是看見，並無跟人。”花得雨便遣書童，去叫他進來至上房。他一见彭公，他气忿忿的一伸手把宝剑摘下来，抓住彭公说：“你好大胆！我也无作过什么恶事，你来私访我这里，焉能容你！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”方要举剑刺彭公，忽然从外边跑进一个少年的人来，破口大骂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这该死的人，连祖坟都不要了！”一伸手，把彭公拉开，用手架着花得雨的左臂。花得雨一瞧，不是外人，是他的一个亲随家人，年有二旬以外，面如白玉，唇若涂脂，眉清目秀，身穿蓝春绸大衫，白袜青云履鞋。花得雨一瞧，不是别人，认的是家人进禄，只气的二目圆翻，说：“好奴才！吃我的饭，我把你白养活了，你会骂我啦！好混账忘八羔子，我





把你打死了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”进禄说：“你老人家先莫生气，叫人来先把彭大人捆在空房之内，我再说说你老人家听。我说的没理，你把我活埋了，我也死而无怨。我这是为主尽忠，怕你老人家胡闹，我急急才生出这个主意来。”花得雨听罢，知道素日进禄是个好人，不能这样无礼，“我看他说的内有隐情，不免我细细追问于他。”想罢，吩咐家人：“去把狗官捆上，送在东院空房之内，晚晌发落。”

众恶奴答应下去，不多时回来说：“捆上锁在空房之内啦。”花得雨气昂昂的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又问进禄：“你把为我的情由说一遍，要有半句不对，我先把你活活的打死，也不能合你善罢干休。”进禄说：“这天也太早。今夜晚晌，我有主意。”花得雨说：“胡说！你有什么主意？”进禄说：“庄主爷，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。这大人他是一个大钦差，你杀了他就算白杀了吗？倘若叫官兵知道，那时间刨坟灭祖之罪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段事若犯了之时，你老人家是有身家之人，须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方为妥当。”花得雨听罢，说：“进禄，你说这话，我也知道，无奈擒虎容易放虎难。彭大人他往我这里来私访，我所作为的事也瞒不过你去，倘若他要访真，他要害我，怎么得了？这是先下手为强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怕事。”进禄说：“你老人家说的有理，就是不能保万全。”花得雨说：“依你



之话，莫非把他放了，才是万全之计吗？”进禄说：“放是不能放他，倘若放他回去，他调了官兵来剿咱们北新庄，那时反不如先杀了他为是呢。你老人家交给我办，管保害了彭大人，连累不了你老人家。就便知道，也不能找你老人家来。”花得雨问：“甚么主意？”进禄说：“天也黑了，日色已落，你老人家先吃晚饭罢。我吃完晚饭，找一条长虫，把彭大人背在北新庄北村外山坡无人之处，我把长虫往他口内一放，钻入肚腹之内，他不必想活。我回来装作不知。就是跟钦差的人，找着死尸，他也不知是谁害的。这条计好不好？我吃着你老人家，我见这事你行的不严密，我一着急，骂了两句。你老人家是明白人，可不怪我，我这是忠诚之心。”花得雨听了进禄这一番议论，他连说：“好，好！这事也须这们办理。好孩子，我不怪，你办好了，我还给你几两银子。”

进禄吃完晚饭，他先奔后院，到了东小院，是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两间。进禄手执灯笼，进了北上房，瞧见彭公在那里捆着，他过去说：“大人受惊了。”伸手解开绳扣。彭公借灯光瞧这少年的人，甚是眼熟，一时间想不起来，说：“你何人？”进禄跪下，磕了一个头，他说：“大人把奴才忘了。我跟着大人二任河南巡抚，良乡县遇刺客，大人单身带奴才私访，在高碑店避雨，遇见贼人，我跟大人在姜家店屋内避贼人，夜晚有贼人把大人背走了，奴才也不敢回京，也不知大人





死活，我才逃至保安这里，找我姑父王怀仁，他是在这里开饭店。我找着他一说，他的饭店关了门啦，在家无事，给我换了衣服，问我能作甚么？我说我自幼儿在大人那里当书童，是我父母一百吊钱典在大人宅内的。我姑父给我找在这里北新庄花宅跟班。我来了，他给我起名进禄。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的事，抢人家少妇长女，霸占房地产土，我有心辞他。今日听说大人北巡大同府，我想去公馆把他出首，把他所作所为之事回明了大人，又怕大人不见我，我也不敢去。见今日你老人家来私访，花得雨他要杀你老人家，他是杀人不眨眼，方才要不是我，你老人家性命休矣。我今来对他说是要害你老人家性命，我可是送你老人家回公馆去，我就跟大人回去罢，也不能在这里啦。”彭公说：“彭禄儿，我还把你忘了。你既要救我，趁此想主意如何出去，到公馆再说。”那彭禄儿说：“你老人家跟我出上房，我蹲在地下，你老人家上墙上，我再上墙跳至外边，接你老人家去。”彭公说：“很好！”

彭禄儿搀扶大人出离上房，要上墙，只听西边那门外有人说：“小子，你把灯笼弄灭了。走！跟我去杀了赃官，然后再往公馆杀那些跟人。”彭禄儿一听不是外人，是花得雨看家护院之人花面太岁李通。他原是一个绿林中人，住家京东玉田县，他原先是跟白马李七侯在为一处。因李七侯保了彭公，他等还是明劫暗盗，无所不为。金眼魔王刘治因抢绸缎客犯事，杀在通州，他等都是在案脱逃的人。





他投在北新庄这里，当看家户院的人。一来的时候，这里有渗金塔萧景芳引见。今年三月间，萧景芳死了，就剩下他一人。今日花得雨打发进禄去害彭大人，他又叫家人去请李教师爷来。家人到西跨院请花面太岁李通说：“庄主爷请你。”李通听了，跟家人来至在外书房，见花得雨正自吃酒，他说：“庄主爷叫我有何事？”花得雨说：“我今把彭钦差拿进庄来，我的家人不叫杀他，叫我派人将他送至村外暗害他。”李通说：“何必费那些事，即便杀了他也不要紧。我去一刀杀死他，剪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”花得雨说：“也好，你就去杀他去，以免后患！”叫书童拿灯笼，送教师爷去东小院去杀赃官。书童点上灯笼，出了外客厅，走至夹道，书童一绊栽了一个跟头，起来说：“哟，灯笼灭了。”李通说：“你这厮连一点用全无有，走至这里，你把灯笼弄灭了。”他一进角门，见院内两个人，正是彭禄，才扶彭大人，想要往东上墙逃走。

花面太岁说：“呔！好小子，你私通外人，送彭赃官哪里去？”一拉朴刀，跳进院中，方要去杀大人。忽从房上扔下一宗暗器，正中那花面太岁李通的左臂。李通觉着疼痛，说：“好小辈，什么人暗算我？下来与我见个上下。”房上一声嚷说：“呔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这伙人敢把奉旨钦差大人给害了。今有多臂膀刘芳，你家千总老爷，拿你这一伙狐群狗党！”摆单刀跳下房来，抡刀直扑李通砍来不提。





再说这刘芳，他跟大人来私访，至北新庄见大人与那庄民谈话，他暗中跟随后边。后来花家书童请大人进去，至日落不见出来，他心中暗说，“不好！”他喝了几两酒，问酒铺掌柜的：“这北新庄有位皇粮庄头在哪里住？”酒铺掌柜的用手一指说：“路北大门，我们这京北一带等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是裕亲王府的庄头，他也结交官长，出入衙门，保安一境无人敢惹他。你问他作什么？”刘芳说：“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护院。”酒铺掌柜的说：“不错，是有几位护院的人。”刘芳听说，知道花得雨家中有看家护院的人，自己给了酒钱。他候至点灯之时，街上路静人稀，他才出了酒铺，一纵身窜上房去。

他在花得雨家中各处探听，并无大人下落。正在暗中寻找，忽然间瞧见那花面太岁李通手内提刀，带着一个小童儿往后走。刘芳在房上瞧那东小院中是彭公，还有一个人扶着他，那人并不认识。方要下去，听李通那里嚷说：“赃官，哪里走？”刘芳掏出一个墨雨飞簪，照定李通打了一下，然后跳下来抡刀就砍，花面太岁李通急架相迎。战了数合，李通吩咐书童鸣锣，调集庄兵拿这个贼人。书童到了更房，告诉更夫拿起锣来，他铛铛铛连打了一阵。一百多名打手与紫金山来的贼人，各带刀枪棍棒，杀至东院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二回 李通调贼困刘芳 高源请神捉贼寇

诗曰：

西施昔日浣纱津，石上青苔愁杀人。

一去姑苏不复返，岸旁桃李为谁春？

话说刘芳跳下房来，合贼人李通交手，恨不能杀死李通，好救大人出去，自己又不能分身，又怕贼党齐来，又恐敌挡不住。正在为难，忽听铜锣连声直响，刘芳就知不好。忽见灯笼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一般，一百多名庄兵，都是短打扮，一身青衣，手拿各种兵刃。内有漏网之贼是：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犼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。这些人因前番大破紫金山，他等逃走，不敢在河南地方久住，与大斧将赛咬金樊成等分手，各奔前程。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、赤发灵官马道青、赛瘟神戴成、恶法师马道玄这四人奔潼关外，往西去了。蔡天化逃至淮安，出了家。玉美人韩山单身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他等九个人立了誓，生在一处为人，死在一处作鬼，想出北





口外投奔霸王庄花氏三杰花得雷那里，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这九个人走至保安，知道这里有花得雷之二弟花得雨，是裕王府的庄头，在这里很有声势。他九人就投在这里，有李通引见，花得雨收下九人，就算看家护院之人。花得雨也爱练习武艺，他如有抢人打架之事，必用他们这一伙人。

今日听见铜锣声响，各带兵刃，来在东小跨院，瞧是花宅护院之人花面太岁李通与一个少年之人杀在一处。吴太山仔细一看，认的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之子多臂膀刘德太，他就知道是彭钦差那里的人，说：“合字儿，昭路把哈，溜了马，是遮天万字垓赤字的，鹰爪孙，顺水万，亮青字，摘溜丁的瓢。”这些语言，都是他说江湖黑话。“合字儿”是他们自己人，“昭路儿把哈”是回头瞧瞧，“溜丁马”是一个人，“遮天万字垓赤字”是此大人，“鹰爪孙，顺水万”，是公门之中办案的官人，姓刘的，“亮青字，摘溜丁的瓢”，是拿刀把他杀了。

众贼各摆兵刃，在四面一围，金鞭将杜瑞摆手中铜鞭说：“李教师，让我拿他。”只听房上一声嚷，说：“呔！好贼人，你往哪里走？今有水底蛟龙高通海来也。”刘芳听了心中说：“他来很好，快救大人去罢！”只见那高通海由房上跳下来，急救大人。高通海是因刘芳保大人去后，他在公馆内等至日落的时候，不见回来。他甚是不放心，告诉